

霸王別姬

法四 C 邱叙綸

故事是這般開始的，夜像鬼魅般的襲來，讓困住軍隊的高山絕巖越發黑魘魘，營中只剩星散的餘灰，營外草木皆兵，寒風捲著絕望，颯然而至，此時帳中，眼見項羽一手托著酒杯，一手摟著虞姬，虞姬的袖口垂落在地上，那袖口掉出隻纖白的手，血順著肩頸滑落，和著英雄的淚染紅了袖緣。

故事是這樣結束的，風瑟瑟地刮著江水，江邊被血水染紅，斷肢殘幹，紅肉白骨，惟爭戰仍未結束，數將廝殺，只為項羽的頭顱，我猜想此時的項羽是笑著瞅著他們，因為他們贏了戰爭卻輸了歷史評價，最後，血祭著戰後的虛無。

課鐘響起，似乎可以聽見課鐘混著金鼓齊鳴，而見項羽吟道：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騅不逝，騅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。」隨著鐘聲，我闖起垓下之困一頁，我才從惋惜英雄之死的情緒中抽離，原來我不是身在楚漢相爭的時代，而是文學經典選讀的通識課堂上。

只見老師腰桿仍直挺挺的，拿著白色粉筆，振振地寫著板書，似乎沒有想下課的意思，老師看起來文弱，但上起課來中氣可足，板書點、橫、撇、捺一點都不缺，老師對文學的喜好，十分顯見，幾篇張愛玲，幾篇史記，幾篇現代文學，就可以精采地縱貫古今文學及本學期的授課，然而，我想老師對英雄是偏心的，談項羽就近一個月了。

而老師說：「史記是本史書，但是它的文學價值更高，史記本文其實對虞姬只有寥寥數句，對其下場並未著墨。」史記垓下之困寥寥幾字，卻負載著歷史的血跡斑斑，同時記載時代巨輪下壓死了多少英雄好漢。司馬遷用筆桿，娓娓寫出那時代的顛沛流離，那時代的安身立命，史記同是史學及文學，所謂英雄氣短，紅顏薄命，切實存在其字裡行間裡，可非口說無憑。

課後，我走在秋色的台北，低俯不斷地思考著，究竟是霸王別姬抑或姬別霸王，只有一句：「歌數闕，美人和之。」這就足以讓我們稱道千年，虞姬歌闕自刎，是後世對其最浪漫的補充，蓋是人類喜歡悲劇，但是同時不喜歡太赤裸的悲劇，所以我們悲劇化所見所聞，再浪漫化悲劇，即使我們想像出的故事總是如此媚俗。我們熟悉的故事是虞姬自己選擇了結局，為自個的人生畫了句點，這人生句點下的如此倉卒，說它短，它又長得被傳頌千年，說它長，它又短得只剩自尊，只剩下軀體只得被英雄抱著，由熱血到冷血，英雄縱使百般不捨，也服了虞姬滿腔不容敵軍踐踏女兒心思，她毅然地決定成為英雄的嘆息，也不願成為英雄的累贅，他們倆的故事伴隨著歷史和血水汨汨而流，那女兒心同是繞指柔和百鍊鋼，唯一不變的是虞姬的長睫毛，好像會搵風似的，仍栩栩地煽動著我們心中的惋惜，其實，我們怎知是姬別霸王，或是霸王別其愛姬？

台北依舊蕭瑟，人們依然像魚類一般，繃著相似的臉，遊走於街頭，誰又會知道我肺腑間積存著滿腔的疑問，最後，我想是姬別霸王吧，至少我寧願相信，不論是陳凱歌電影中的虞姬或是司馬遷筆桿下的虞姬，是訣別了霸王，帶著自

尊，死在她自個給自個抹上的金鏤小刀的銀刃下。

文學，讓微小的事物都變的彌足珍貴，而生命的片段都顯得非比尋常。